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鄉 下 醫 生

(下)

巴 爾 扎 克 著

黎 烈 文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鄉 下 醫 生

堪 克 招 爾 巴
譯 文 烈 黎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生醫下鄉
冊二

Le Médecin de Campagne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原著者

H. de Balzac

譯述者

黎烈文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第三章 民衆的拿破崙

「快點來罷，先生！」哲各特說。「這些先生等了好久好久了。這事老是這樣的。當我的晚餐非弄得可口不行的時候，你卻使我失敗下來。現在，一切都煮得稀爛了……」

「得啦，我們來了，」倍納西微笑着回答。

兩位騎手跳下馬，向醫生邀來的客人所在的廳子走去。

「諸位，」醫生牽着詹勒斯達斯的手說，「這是駐防在格勒諾布爾的騎兵聯隊裏的中隊長布律安先生，一位應許在我們這裏耽擱幾天的老兵。」

隨後，指着一個穿着黑衣，頭髮斑白，瘦長個子的人，對詹勒斯達斯說道：

「這位先生是我早已和你談過的，那對於本區的繁榮極有貢獻的治安推事杜孚先生。」接着他又使他面對着一個同樣穿着黑衣，並且戴有眼鏡，中等身材，蒼白，消瘦的青年說道，「這位是

格納維耶先生的女婿，在我們鎮上開業的第一個公證人東勒烈先生。」

隨後，轉身朝着一個半似農夫，半似財主，臉貌粗鄙，生着一些疹子，但卻非常和氣的胖子續說道：

「這位先生是那使我得到居民的好意的信賴的木材商，我的合適的助手彭先生。他是你所歎賞過的道路的創修者之一。」倍納西指着司祭補說道，「我用不着對你介紹這位先生的職業了。你可瞧到這是一位任何人都忍不住要愛慕的人啦。」

牧師的面孔憑着一種具有不可抗拒的精神的美的表現，吸引着軍人的注意。因為那臉上的線條是那樣嚴肅而又不調和，初初看去，詹維耶先生的相貌是可以現得使人不愉快的。他的小小的身材，他的瘦削，他的態度，都使人知道他的身體非常孱弱；可是他那始終寧靜的臉色卻證明着基督教徒的內心的深沈的平和與純潔的靈魂所產生的力。彷彿反映着蒼穹的他的眼睛，顯露出那消耗着他的心的無窮的慈悲的中心點。他的稀少而又自然的舉止，不愧為一個謙遜的人的舉止；他的行動有着妙齡女子的行動的貞純與質樸。他的外觀使人發生尊敬和想要同他親密起來

的那種模糊的希望。

「啊！區長先生……」他一面鞠躬一面說，好像爲着避去倍納西給他的恭維一樣。

他的聲音使得少校異常深澈的感動了，他被這不相識的牧師所說的幾個沒有意義的字投在一種幾乎是宗教的夢想裏了。

「諸位先生，」哲各特走進客廳中央，站定身子，把兩個拳頭又在腰上說，「晚餐已經擺在桌上了。」

倍納西把客人一個一個的喊着，好免去那些赴席的虛套，而他的五個客人，便應着他的邀請走進飯廳，並在聽完司祭沒有誇張地微聲念出的食前祈禱之後，圍着桌子坐了下來。桌上蓋着一塊在亨利四世時候由格蘭塾兄弟發明的這種織有花紋的布做的檯毯，巧妙的製造家格蘭塾兄弟並還把他們自己的名字給了這在家主婦間那樣知名的厚布。這檯毯白得發閃，並使人聞到哲各特滲在灰汁裏的麝香草的氣味。盤碟等是有着藍邊的白色陶器，一點缺損的地方都沒有。水瓶有着現在僅祇外省保有着的那種八角形的古老的樣式。全是經過彫刻的牛角做的刀柄，現出一

些古怪的面貌。當審視着這些具有一種古代的奢華但又幾乎嶄新的物件時，每個人都覺得它們和屋主人的和氣與直爽非常融洽。詹勒斯達斯的注意暫時停注在湯罐的蓋上，那上面堆有一些照着十六世紀著名藝術家培爾納·巴利西的方法，着色得非常好的凸起的蔬菜。這番集會並不缺少特殊的地方。倍納西和詹勒斯達斯的強壯的頭腦和詹維耶先生的使徒的頭腦成了絕妙的對照；同樣，治安推事和副區長的憔悴的容顏更加顯出公證人的年青的臉孔。社會彷彿被這種相貌代表着。而這些相貌都同樣顯出對於自己，現在，以及將來的信仰的滿足。不過，和人生接觸不久的東勒烈先生和詹維耶先生喜歡探究他倆感着爲他倆所有的未來的事變，而其餘的會食者卻高興把談鋒帶到過去上面；可是大家都莊嚴地凝視着人間的事務，而他們的議論都反映着兩重憂鬱的色彩：一種有着晚邊的暝色的蒼白，這是不會再生的歡樂的幾乎消滅了的回憶；另一種像黎明一樣，使人有得到一個晴天的希望。

『你今天一定非常辛苦了罷，司祭先生？』剛彭先生說。

『是啦，先生，』詹維耶先生回答；『可憐的癡呆症患者和怕烈狄耶爹的葬禮是在先後不同』

的時間舉行了的。」

「我們現在可以拆毀舊村裏的破屋了，」倍納西對他的助手說。「拆去那些房子以後，我們至少可以開成一畝地的牧場；並且以後本區可以省下我們用來養活那癡呆症患者灼達的一百佛郎。」

「我們應當在三年裏都把這一百佛郎用來修築下面路上經過大溪處的一條小橋，」剛彭先生說。「鎮上和谷中的人們都已有着打從詹恩·佛郎梭·巴斯安洛的田裏走過的習慣，這事終於要弄到這可憐的老實人大受損害的。」

「不錯，」治安推事說，「這筆錢不會有比這更好的用處了。據我的意見，濫用小路是鄉下的大患之一。在治安裁判所提出的訴訟的十分之一都起因於不正的地役。在許多村區裏，人們都這樣幾乎逍遙法外地損害着所有權。對於所有權的尊重和對於法律的尊重是在法蘭西太被人忽略的兩種情感，而必需加以宣傳的。許多人覺得對於法律加以援助是不名譽的事，而「你到別處去受絞刑罷！」這像是由一種值得讚美的寬洪的情感所授意的俗話，其實祇是用來掩飾我們的

利己主義的一種偽善的用語。讓我們承認了這事罷，我們缺少着愛國心！真的愛國者是充分理解法律的重要，竟至不顧自己的損失和危難，使法律得以實行的公民。讓一個惡人安然走去，那不是使自己對於這人以後的犯罪有着干係嗎？

「一切事情都有其相互關係的，」倍納西說。「如果區長把他們的道路修得好好的，也就不會有那樣多的小路了。並且，如果區參事們比較有識的話，當地主和區長反對設置一種不正的役時，他們便會給以支持；大家都會使無知的人們懂得邸宅，田地，茅屋，樹木都一樣神聖，而「權利」是不被所有物的差異的價值增高或減低的。可是這樣的改良決不能夠很快地得到，它們的主要的關鍵還在除非得着司祭們的有力的干與，我們便不能完全改革的民衆的道德上。這話並不是針對着你說的，詹維耶先生。」

「我也並不把這話看做針對我說的，」司祭笑着回答。「難道我沒有竭力使得加特力教的教義和你們的行政的見解相合嗎？因此，在我的牧師的教育裏，談到偷盜的事情時，我常是盡力把你們剛纔發表的關於權利的思想注入我的教區的居民心裏。不錯，上帝並不根據被偷的物品的

價值來衡量盜竊；他祇裁判從事盜竊的人。這便是我曾經企圖使我的教民理解的比擬的意義。」

「你這事成功了，司祭先生，」剛彭先生說。「我把本區現在的情形和以前的情形一加比較，便可以看出你在人們的頭腦裏所產生的變化的確沒有多少地方的工人對於需要工作的時間，像我們這裏的工人一樣謹慎的。家畜都看顧周到，祇有意外的事情可以使牠們受到損害。樹木也沒人隨意砍伐。總之，你會使我們的農人十分明白富人的閒暇是一種節儉和勤勞的生活的報酬。」

「那麼，」詹勒斯達斯說，「你該對於你的部下相當滿意罷，司祭先生？」

「隊長先生，」牧師回答道，「在塵世間，我們是不當希望在任何地方找到天使的。凡是有着窮困的地方，便有着痛苦。痛苦，窮困，是一些有着弊害的活力，正如權力也有權力的弊害一樣。當農夫們跑到兩里路外去從事工作，而在晚邊非常疲倦的轉來，如果看到獵人穿過田地和牧場以便早一點坐上飯桌時，你相信他們會躊躇着不去做效他們嗎？在開闢這幾位先生剛纔所歎息的那種小路的人們裏面，究竟誰是犯人呢？是作工的人呢，還是尋樂的人呢？現在，有錢的人和窮苦的人

給予我們的痛苦是相等的。信仰和權力一樣，始終應當從天國或上層社會降下；而現在，上層階級確實比民衆——上帝應許他們將來昇入天國藉以酬報他們所耐心忍受的痛苦的人民——更少信仰。我一面服從着教會的紀律和上司的思想，一面卻以爲我們在長期間內應當對於祭祀的問題不要那麼責備求全，而盡力在不實行基督教的箴言卻在爭辯着基督教義的中層社會的核心理鼓起宗教的情緒。有錢人的似是而非的哲學是對於窮人的一種致命的榜樣，並在上帝的王國引起了太長的沒有君主的時期。我們現在之能够得着我們的教徒擁護，是完全由於我們個人的影響。一個村區的信仰，竟得歸功於某人在那兒所得的尊敬，這豈不是一種不幸嗎？當基督教把它的保守的理論滲入各個階級，使得社會組織從新豐富起來之後，那時它的祭祀便不會再成問題了。一個宗教的祭祀是它的形式，社會祇憑形式存在。你們有着一些旗幟，而我們則有着十字架……」

「司祭先生，我很想知道，」詹勒斯達斯打斷詹維耶先生的話道，「你們爲什麼要阻止這些可憐的人們在星期天跳舞取樂呢？」

「隊長先生，」司祭回答道，「我們並不憎惡跳舞一事的本身；我們是把它當作一種擾亂平和並敗壞鄉間風習的不道德的原因而加以禁止的。澄清家族的精神，維持它的關係的純潔，豈不是把惡事連根剷除嗎？」

「我知道，」東勒烈先生說，「在每一區裏總要發生一些混亂的事情；可是在我們一區裏，這類事情卻發生得很少。縱使我們的農夫裏有幾個人，在耕作的時候，不很小心地佔了他的鄰人一犁之地，或是在需用柳條的時候，跑去別人家割了一些柳條，但把這些事情和城市裏的人們的罪惡比較起來，卻祇是很小的過錯。因此我覺得這谷中的農夫是非常相信宗教的。」

「啊！相信宗教，」司祭微笑說，「這裏是不用害怕熱狂的信仰呀。」

「可是，司祭先生，」剛彭表示異議道，「如果鎮上的人們每天早上去做彌撒，如果他們每星期對你懺悔，那麼田地便會沒人耕種，而三個牧師也還應付不來呢……」

「先生，」司祭接着說，「工作即是祈禱。「實行」是含有使得社會生存的宗教原則的知識的。」

「而你們對於愛國心是怎樣處置的呢？」詹勒斯達斯說。

「愛國心祇給人一種暫時的情緒，」司祭莊嚴地回答道，「而宗教卻使得這種情緒持久不變。愛國心是一種個人利益的暫時的忘卻，至於基督教，卻是一種完備的，抗拒人類墮落傾向的組織。」

「然而，先生，在革命時的戰爭裏，愛國心……」

「是啦，在革命時代，我們曾經造成過一些奇蹟，」倍納西打斷詹勒斯達斯的話說，「可是，二十年後，在一八一四年時候，我們的愛國心已經死了；反之，被一種宗教的思想推動着的法蘭西和歐羅巴，卻在一百年裏征伐過十二次亞細亞。」

「把產生民衆對民衆的戰爭的物質利益延期起來也許還是易事；」治安推事說，「而目的從來不明的，爲着支持教義所起的戰事，卻必然地難於完結呢。」

「那麼，先生，你不吃魚嗎？」哲各特說，她由尼古爾幫助着，把碟子撤去。

忠於自己的習慣的女廚師，把每一樣菜一盤接着一盤地拿來，這風俗有着強逼貪食的人吃

得很多，而使最好的東西被那些給頭兩樣菜吃飽了的飲食有節的人們拋下的弊害。

『啊！諸位先生，』牧師對治安推事說，『你們怎麼能說宗教戰爭沒有明確的目的呢？以前，宗教在社會上是一種那樣強有力的連繫，以至物質的利益不能和宗教問題分離起來。因此每個兵士都十分明白他們爲甚麼打仗……』

『如果人們爲着宗教打得那樣厲害，』詹勒斯達斯說道，『那麼，必需是上帝把宗教的組織弄得極不完善纔行。一種神聖的制度不當憑着它的真實的性格引起人們的注意嗎？』

所有的會食者都瞧着司祭。

『諸位先生，』詹維耶先生說，『宗教意識它自己而不確定它自己。我們既不是神的方法的裁判者也不是神的目的的裁判者。』

『那麼，照你的話說來，我們得相信你們的一切誇張的敬禮嗎？』詹勒斯達斯帶着一個從來不曾相信過上帝的軍人的純樸的態度說。

『先生，』牧師莊嚴地回答道，『加特力教比旁的一切宗教更能解除人類的憂煩；可是它若

並不這樣，我請問你：相信它的真實，會使你冒着甚麼危險呢？」

「也沒有了不起的甚麼。」詹勒斯達斯說。

「那麼，你毫不相信它時，又有甚麼危險不會冒着呢！可是，先生，讓我們來說和你最有關係的塵世的利益罷。你瞧上帝憑着他的代理者的手和人類的事物接觸時，他的手指在那上面留下了怎樣深刻的痕跡啊。人類因為走出基督教所劃的道路，受了很多損失。教會——很少人想到去看它的歷史，人們僅祇根據一些有計劃地流佈在民間的謬誤的意見去批評它——貢獻了現在人們所企圖建立的政府的完善的模範。選舉的原則曾經多時成爲教會裏的一種偉大的政治權力。以前沒有一種宗教的制度不是奠基於自由和平等上面的。所有的道路同赴事功。住持，院長，司教，會長，教王，那時都是依照教會的需要，忠實地選舉出來的；他們表現着教會的思想：因此他們應當得着絕對的服從。我不用舉出這種思想——這製造了近代國家並使人作出那樣多的詩歌，伽藍，彫像，繪畫和音樂作品的思想——的社會的業蹟，而祇使諸位注意到你們的平民選舉制，陪審制和兩院制，都是生根於大教區議會和公教議會，司教公會和紅衣主教院裏的；除掉這種差別之外，

還有現今關於「文明」的哲學思想，我覺得在加特力教的共通的信仰——一種由集合在教義裏的言語與事實所完成的，包括一切的，社會的共通的信仰的影像——的崇高和神聖的觀念前面，是黯然無光的。人們雖以為新的政治方法頗為完善，但要重新發生教會在支持着人類智慧的悠久的歲月中得來的奇蹟，卻是不容易的事情。」

「爲什麼緣故呢？」詹勒斯達斯說。

「第一，因爲選舉爲着成功一種原則，在選舉人間要求絕對的平等：用一句幾何學的話來說，他們應當是一些「相等的量」(quantities égales)，而這是近代政治決不能夠得到的。再則偉大的社會事業是祇能靠着唯一能夠將人們集合起來的情緒的力量成立的，而近代哲學卻將那些法則建立在企圖將人們隔開的個人利益上面。在各國間，以前比現在有着更多的對於被蔑視的權利，羣衆的痛苦等，慨然被一種母親的精神鼓舞着的人。因此，由中層階級產生的牧師，反抗着物質的力而擁護平民，抵禦平民的敵人。教會有過一些地產，而它那像是應當使它鞏固起來的世俗的利益，終於弄弱了它的行動。不錯，牧師有着一些特有的財產，他像是壓迫者；國家供養着他，他

是一個公務員，他得獻出他的時間，心，生命；市民們使得他的德行成爲一種義務，而在專橫意志的原則裏涸竭了的他的慈悲，在他的心上枯燥起來。可是如果牧師變得貧窮，如果他是心甘情願地做着牧師，除掉上帝以外沒有旁的倚靠，除掉信徒的心以外沒有旁的財富時，他便又成了亞美利加的傳教士，他自己做着使徒，他是善行的王子。總之，他祇憑着窮迫得勢，而富裕可以使他死亡。」
詹維耶先生使得大家注意了。陪食的人都一聲不響地在思索着由一個單純的司祭口中說出的那樣嶄新的話語。

『詹維耶先生，在你所說出的一些真理裏面，有着一個重大的錯誤，』倍納西說。『你知道，我並不喜歡爭辯那些被著作家們和近代權力者提出討論的一般利益。據我的意見，一個懷抱着某種政治主張的人，如果覺得自己有力實行時，便當一聲不響，奪取政權而動作起來；可是，假使他幸而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單純的市民，而他憑着個人的爭論來說服羣衆，那豈不是瘋狂嗎？』話雖如此，我卻要駁倒你，親愛的牧師，因爲在這兒我是對着一些慣於提供自己的知識來討究一切事情的真理的好人說話啊。我的思想也許會使你覺得奇特，但這些思想卻是我們過去四十年的災